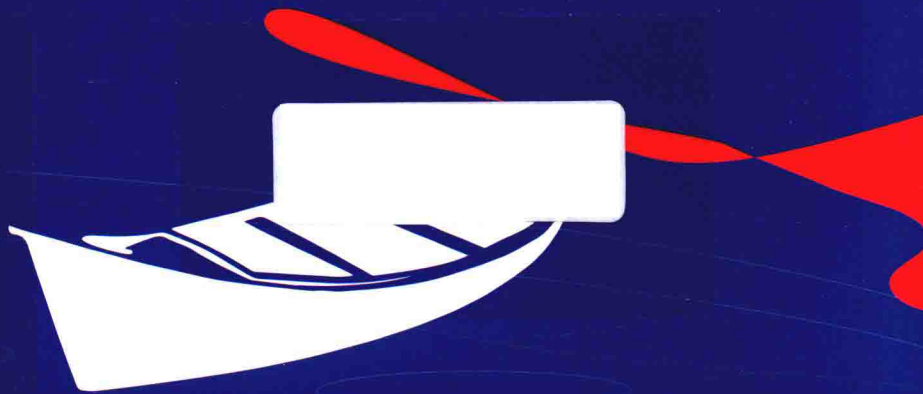


浮生难得是 清欢

周作人 著

在这美丽的人间，细水长流地生活，即一个人的浮世清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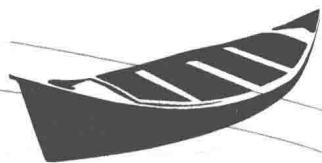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浮生难得是
清欢

周作人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难得是清欢 / 周作人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201-14667-6

I. ①浮…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3491号

浮生难得是清欢

FUSHENG NANDE SHI QINGHUAN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陈 烨
策划编辑 李东旭
装帧设计 仙 境

制版印刷 朗翔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20千字
版次印次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022-69485800)

编者序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櫛寿，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鲁迅（周树人）之弟。浙江绍兴人。中国现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者。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除了翻译之外，主要是小品文创作：“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时至今日，周作人依然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尤其是在他出任伪职之后，但依据“人归人，文归文”的共识，我们发现在回顾中国近现代散文的历史时，他的小品文创作是无法回避的。

这本选集是以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各版周作人的专著为底本，并以其他出版社的各版本为参考，主要收录了周作人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数十篇散文，内容丰富，极具典型性。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除改正了工作底本中的一些错漏之外，对于语法、外国人名及各种专有名词等，均未加修改，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的面貌。

除此之外，我们还对书中的相关引文做了勘校，并加入适当的注释，以期读者能够有更好的阅读体验。

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我们能力有限，书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疏忽之处，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辑 一

-
- 生活之艺术 / 003
北京的茶食 / 006
立春以前 / 008
中秋的月亮 / 013
苦雨 / 016
济南道中 / 020
山中杂信 / 028
娱园 / 041
入厕读书 / 044
体罚 / 048

辑 二

-
- 故乡的野菜 / 055
喝茶 / 058
卖汽水的人 / 061
南北的点心 / 064
窝窝头的历史 / 070
炒栗子 / 072
卖糖 / 076
羊肝饼 / 079

辑 三

-
- 乌篷船 / 083
两株树 / 086
水里的东西 / 091
苋菜梗 / 095
案山子 / 099
梅兰竹菊 / 105
结缘豆 / 108
村里的戏班子 / 112
十字街头的塔 / 115

辑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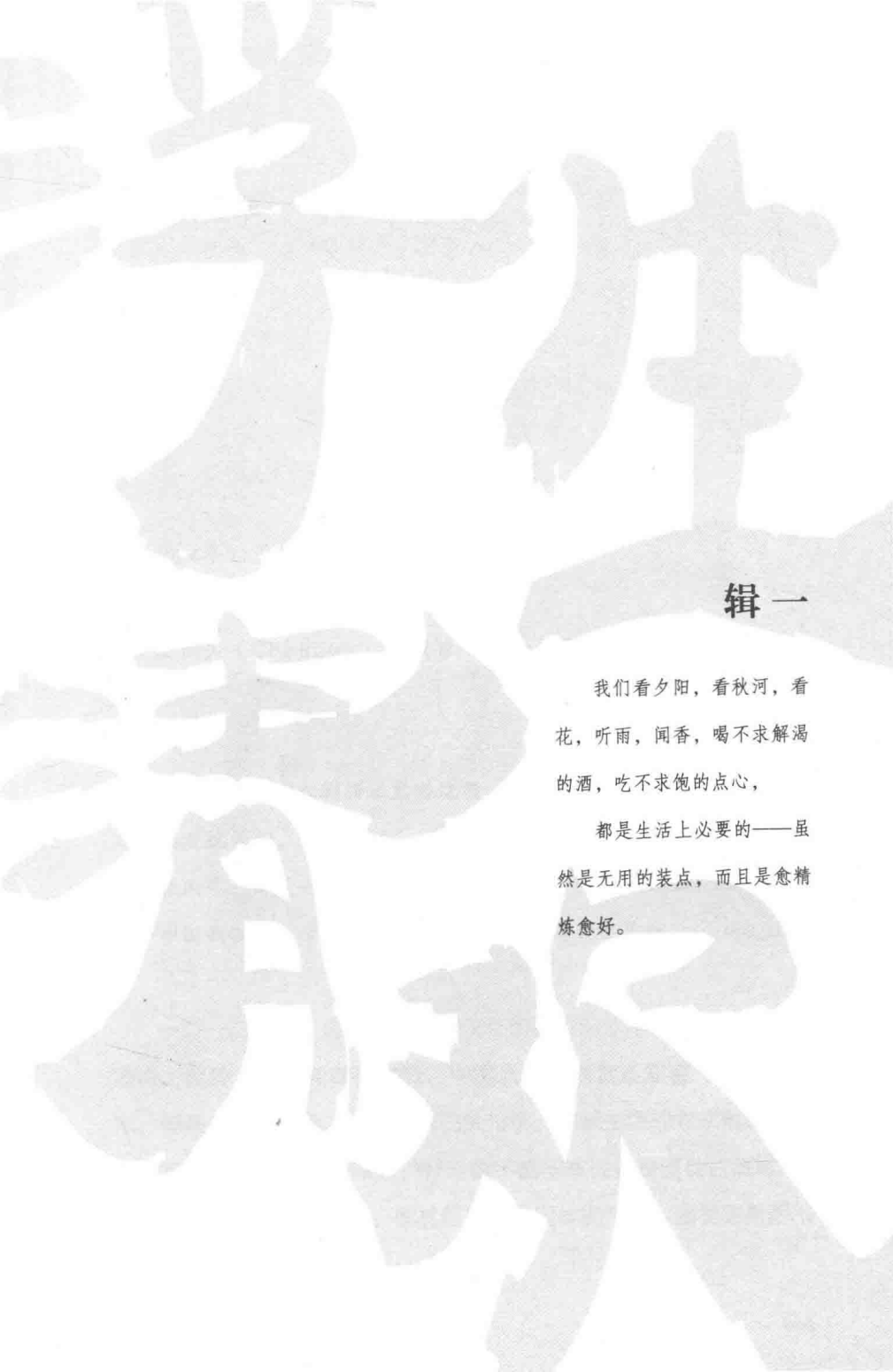
-
- 金鱼 / 121
苍蝇 / 125
虱子 / 129
关于蝙蝠 / 135
鸟声 / 142
猫打架 / 145
蚯蚓 / 148
螟蛉与萤火 / 154

辑 五

-
- 初恋 / 163
先母事略 / 165
若子的病 / 171
志摩纪念 / 175
爱罗先珂君 / 179
怀废名 / 186
武者先生和我 / 193
怀旧 / 198
怀旧之二 / 201

辑 六

-
- 苦口甘口 / 209
中年 / 214
论居丧 / 218
谈搔痒 / 225
论骂人 / 229
读《游仙窟》 / 232
谈酒 / 237
日记与尺牘 / 241
自己所能做的 / 245



辑一

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
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
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

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
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
炼愈好。

生活之艺术

1924年11月17日刊《语丝》1期。

契诃夫（Chekhov）书简集中有一节道（那时他在爱琿附近旅行）：

我请一个中国人到酒店里喝烧酒，他在未饮之前举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伙计们，说道“请”。这是中国的礼节。他并不像我们那样的一饮而尽，却是一口一口的啜，每啜一口，吃一点东西；随后给我几个中国铜钱，表示感谢之意。这是一种怪有礼的民族。……

一口一口的啜，这的确是中国仅存的饮酒的艺术：干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中国生活的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非连酒字都不准说即是浸身在酒槽里，二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动物的生活本

有自然的调节，中国在千年以前文化发达，一时颇有臻于灵肉一致之象，后来为禁欲思想所战胜，变成现在这样的生活，无自由，无节制，一切在礼教的面具底下实行迫压与放恣，实在所谓礼者早已消灭无存了。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乱调的生活了。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葛理斯对于这个问题很有精到的意见，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的一面，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人有禁欲的倾向，即所以防欢乐的过量，并即以增欢乐的程度。他在《圣芳济与其他》一篇论文中曾说道：

有人以此二者（即禁欲与耽溺）之一为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将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将其一（耽溺）推至极端，再转而之他，其人才真能了解人生是什么，日后将被纪念为模范的高僧。但是始终尊重这二重理想者，那才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师。……一切生活是一个建设与破坏，一个取进与付出，一个永远的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的循环。要正当地生活，我们须得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

他又说过，“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更是简明的说出这个意思来了。

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斯谛耳博

士在《仪礼》序上说：“礼节并不单是一套仪式，空虚无用，如后世所沿袭者。这是用以养成自制与整饬的动作之习惯，唯有能领解万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才有这样安详的容止。”从前听说辜鸿铭先生批评英文《礼记》译名的不妥当，以为“礼”不是Rite而是Art，当时觉得有点乖僻，其实却是对的，不过这是指本来的礼，后来的礼仪礼教都是堕落了的东西，不足当这个称呼了。中国的礼早已丧失，只有如上文所说，还略存于茶酒之间而已。

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这些话或者说的太大太高了，但据我想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宋以来的道学家的禁欲主义总是无用的了，因为这只足以助成纵欲而不能收调节之功。其实这生活的艺术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如《中庸》的起头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照我的解说即是很明白的这种主张。不过后代的人都只拿去讲章旨节旨，没有人实行罢了。我不是说半部《中庸》可以济世，但以表示中国可以了解这个思想。日本虽然也很受到宋学的影响，生活上却可以说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统，还有许多唐代的流风馀韵，因此了解生活之艺术也更是容易。在许多风俗上日本的确保存这艺术的色彩，为我们中国人所不及，但由道学家看来，或者这正是他们的缺点也未可知罢。

十三年十一月

北京的茶食

1924年3月18日刊《晨报副镌》。

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二百五十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馀韵留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馀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饽饽铺么？

我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里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像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合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十三年二月

立春以前

春天固然自来，
老百姓也只是表示他的一种希望，
田家谚云，
五九四十五，
穷汉街头舞，
是也。

我很运气，诞生于前清光绪甲申冬季之立春以前。甲申这一一年在中国史上不是一个好的年头儿，整三百年前流寇进北京，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六十年前有马江之役，事情虽然没有怎么闹大，但是前有咸丰庚申之烧圆明园，后有光绪庚子之联军入京，四十年间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于中间，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我说运气，便即因为是生于此年，尝到了国史上的好些苦味，味虽苦却也有点药的效用，这是下一辈的青年朋友所没有得到过的教训，所以遇见这些晦气也就即是运气。我既不是文人，更不会史家，可是近三百年来史事从杂书里涉猎得

来，占据了我头脑的一隅，这往往使得我的意见不能与时式相合，自己觉得也很惶恐，可以说是给了我一种障碍，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帮助，因为我相信自己所知道的事理很不多，实在只是一部分常识，而此又正是其中之一分子，有如吃下石灰质去，既然造成了我的脊梁骨，在我自不能不加以珍重也。

其次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在辛丑年往南京当水兵去以前，一直住在家乡，虽然其间有过两年住在杭州，但是风土还是与绍兴差不多，所以其时虽有离乡之感，其实仍与居乡无异也。本来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自冬至春这一段落里，本族本房都有好些事要做，儿童们参加在内，觉得很有意思，书房放学，好吃好玩，自然也是重要的原因。这从冬至算起，祭灶，祀神，祭祖，过年拜岁，逛大街，看迎春，拜坟岁，随后跳到春分祠祭，再下去是清明扫墓了。这接连的一大串，很有点劳民伤财，从前讲崇俭的大人先生看了，已经要摇头，觉得大可不必如此铺张，如以现今物价来计算，一方豆腐四块钱，那么这糜费更是骇人听闻，幸而从前也还可以将就过去，让我在旁看学了十几年，着实给了我不少益处。简单的算来，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我想假如那十年间关在教室里正式的上课，学问大概可以比现在多一点吧，然而这些了解恐怕要减少不少了。这一部分知识，在乡间花了很大的工夫学习来的，至今还是于我很有用处，许多岁时记与新年杂咏之类的书我也还是爱读不置。

上边所说冬季的节候之中，我现在只提出立春来说，这理由是很简

单的，因为我说诞生于立春以前，而现今也正是这时节，至于今年是甲申，我又正在北京，那还是不大成为理由的理由。说到这里，我想起别的附带的一个原因，这便是我所受的古希腊人对于春的观念之影响。这里又可以分开来说，第一是希腊春祭的仪式。我涉猎杂书，看中了弗来若博士哈理孙女士讲古代宗教的著作，其中有《古代艺术和仪式》一册小书，给我作希腊悲剧起源的参考，很是有用，其说明从宗教转变为艺术的过程又特别觉得有意义。话似乎又得说回去。《礼运》云：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古今中外人情都不相远，各民族宗教要求无不发生于此。哈理孙女士在《希腊神话论》的引言里说：

宗教的冲动单向着一个目的，即是生命之保存与发展。宗教用两种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一是消极的，除去一切于生命有害的东西，一是积极的，招进一切于生命有利的东西。全世界的宗教仪式不出这两种，一是驱除的，一是招纳的。饥饿与无子是人生的最重要的敌人，这个他要设法驱逐他。食物与多子是他最大的幸福。希伯来语的福字原意即云好吃。食物与多子这是他所想要招进来的。冬天他赶出去，春夏他迎进来。

因此无论天上或地下是否已有天帝在统治着，代表生命之力的这物事在人民中间总是极被尊重，无论这是春，是地，是动植物，或是女人。西亚古文明国则以神人当之，叙利亚的亚陀尼斯，弗吕吉亚的亚帖斯，埃及的阿施利斯皆是，忒拉开的迭阿女索斯后起，却盛行于希腊，